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桃花女陰陽鬥傳 第四回 石婆子求救孤兒 任佳人教施異術

當時石婆子進至中堂，任太公夫妻立起位迎接他，一同坐下。又有使女們接過。石婆子即整整衣，忙忙雙膝跪下，道：「員外，安人，必須救救妾身的小兒，感恩無涯也！」當下，任太公夫妻連忙扶起了石婆子，又道：「老嫂，你見天下大雨麼？此不過是女兒誤打誤撞之言，且請起來。」石婆子起了，即道：「員外，安人，你們小姐若是亂言妄語，真正的有此應准耶？今求你二老快請小姐出來，再若遲延，只怕不能救了。」說完，又弔下淚來。任太公無奈，只得叫喚使女，把桃花小姐請了出來。石婆子一見，便道：「小姐可憐，救我兒一命！」說罷，又跪將下去。任太太上前扶起，即道：「如何使得？」隨又對桃花女道：「我兒，你果有人力救得他時，就救他一救。」桃花小姐便讓爹娘與石婆子一齊坐下，道：「救是有到有一法必救得，只是不可在外面說出奴的名字來，切不可說我救你的兒子，叫周國公知道。倘若他知道了，豈肯與奴干休？一定來找奴，只恐兩下裡結成冤仇，豈不是大娘你恩將仇報了？」石婆子聞言，道：「小姐放心！老身豈是忘恩之人？斷不敢說出小姐的名字來。」桃花女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大娘你聽奴說：按著八卦推算，你令郎定死無生，奴卻也有一種仙法，能起死回生，破他的八卦。若不信法力，萬萬救不得他了！」石婆子聞言大喜道：「小姐你如何作用的？快快對老身說明，好去行事。」

桃花小姐道：「也不用別的，必須去買一張土地星君的紙馬。一張火德基君的紙馬來，供在房內，點臘燭二枝，放在房中。只要擺一碗淨水與一個雞子，放桌子底下；要反扣一個篩箕，底下要添點一盞燈，名曰添壽燈，千萬不可吹滅。倘若吹滅了，你令郎就無救了。只看今夜風雨仍作仍止。倘止了，那天依然晴朗，到時候可尋了一隻舊鞋，一件舊衣折裡，用一面鏡子壓在上面，放水碗中，旁邊又要你手拿著舊鞋坐在房中，必要走出大門外，把鞋打著門域，打一下，叫一句你令郎名字回來。一個更鼓叫一遍，若叫過三更，你老人家只管放心去睡。明日清晨，保你令郎回家，母子相見了。」正是：

佳人妙法無人曉，賴得先天得秘傳。

當日石婆子一一領命，便忙忙辭別任太公夫妻，回家而去。此時風雨未止，只有任太公夫妻見女兒說出無數的方法來，心中仍是不大准信。便一同動問道：「嬌兒，人之生死，乃是上天注定之先。那石宗輔既然今夜三更命盡在城南破寨中，你怎麼又叫他母親哭半夜，明早就能回來，使他母子見面？這些話，我們不准信。」小姐見父母問他，又不敢預先言說，恐洩漏天機，即推說道：「此刻未便言明。再待來日告訴爹娘知之。」任太公兩老見女兒如此說，也不再問。小姐辭別父母，自回桃園安歇去了。

再說石宗輔自從去年九月出門之時，原說三個月回家，豈知在外合上一個販布的伙計，往孟津去販布，所向風月，歸期錯過。惟數兩本資，幸喜得利息三倍。到了二月盡頭，思想回家，心知母親懸望，便辭了伙伴，收拾起行囊，又星夜往朝歌大路而來。一路飢餐渴飲，戴月披星，恨不能一步的奔走回到家中，母子見面。走了數日，那日正是三月十五日，石宗輔出了旅店，在路上算一算走的路程，離朝歌不過還有一百五六十里。心中想道：「我今日要趕進城去方妙。」一面低頭想著，一面放開大步急走，一路上也無心張盼景物。剛剛走到申時候，忽然烏雲四起。石宗輔暗叫苦道：「雨即來了，尚爭這幾十里，何能趕得進城？」不由得心麻亂起來，越想越急，越是走得慢。急急跑了幾里，渾身是汗。一陣狂風打面而來，一時間驟雨如電，傾盆的一般倒將下來。石宗輔知前無村店，後無人家，是個無處躲雨的地方。雖然有雨具遮蓋，無奈風狂雨大，不能遍身遮護，只得冒雨往前急走，真是步陟艱難，一面走來，一面用目四下觀看，想尋一躲雨之所，暫且避一避。只見前面一所破寨，雖破損不堪，還可將就避雨，便把行李放下，脫去雨濕衣服，擰了一擰，下了水，因無處晾，只得仍放在身上，坐下地來，不由得歎氣連聲道：「可恨如此，我心裡越急，誰知越趕不上。真是天雨不就人。」又看看天色昏暗，雨仍下不止，眼見得今日是不能趕進城去了，也只得在此破寨中，孤孤棲棲坐他一夜，等天明進城罷。自己寬解自己：「就難道一定要今日進城？況許久的日子都過了，偏偏的過不得這一夜？」想來想去，心中覺得安寧起來，便將身靠在壁兒，合著眼兒養精神。按下慢提。

再說石婆子聽了桃花女之言，心中半信半疑，冒著雨自去買了兩張星君的紙馬，回至家中。現有生雞，取過一隻。看看天色昏黑，不久雨就漸漸晴了，心中又有幾分安心，見桃花女的說話有驗，「自然我孩兒有望了！」又一刻，果然天色晴明了，便暗暗一驚，駭道：「桃花小姐真神人也！不可小看於他。今料這個時候，是我哭子之時候矣！」即便掩面大哭起來，越哭越傷心，真個大哭呼喊。直至初更，方才住口。又拿了石宗輔的鞋子，走到大門外，在中央就是一下。連連之聲，呼叫一句：「石宗輔，我的孩兒！你快快回來，我望切你得緊也！想來父母在，為人子者不當遠遊，以免我倚門之望。切切也！」

當日做書的人做到此處，有只曲兒做來，念與你們眾位聽聽罷。其曲歌寫上云：

一更裡，月兒低，寡婦房中哭啼啼。叫、叫聲孩兒石宗輔：兒呀心肝！你在那裡？只說叫你做買賣，割捨冤家把我離。娘這裡，掐著指頭將兒來盼，誰知兒去臘月盡你不回歸！如今是，三月三，好叫你娘呵，甚是著急！

二更裡，月兒高，寡婦房中哭嚶嚶。叫聲孩兒石宗輔：兒命因何不保好？別的死法還猶可，決不該死荒郊破瓦窯！你身造了什麼罪？造定離鄉在外拋。自從周公算了你，我心好似攪千刀。你今有個差池處，撇下娘半邊人兒沒下梢！

三更裡，月正中，寡婦房中放悲痛。叫聲我兒石宗輔，不知因何惹災星？如今依了任小姐的法兒來擺佈，但不知方法兒靈不靈！果然兒命若得回家轉，娘便高燒銀燭謝神恩！

石婆子依著桃花女教法的言詞，哭一會，叫一句。一直哭到四更時分，石婆子住了哭，住了呼叫，回進內堂，打算安枕。又且暫捺一邊。

再說石宗輔獨自一人，於一更時刻，見天雨又漸漸晴了，在破寨實在寂寂無聊，且自急趕路途，自五更天跑到申刻，雨又過大，今靠在破寨壁，正要合眼，倦了，一刻睡去，呼呼鼻息如雷，悠悠入夢的酣睡。